

共謀操縱的戰爭

馬志賢

——千古恨吐絲口之役

共謀劉斐罪魁禍首

爭戰的縱操謀共

大陸沉淪，因素固多，但主因為軍事，而軍事又以山東戰場為關鍵；時間則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三十六年八月下旬，在這八個多月的時間內，山東戰場上的國軍被共軍消滅的竟達十六個軍（整編師）之多；而戰爭的重心，也從山東省的東南部沂蒙山區轉移到魯西及豫東。從山東省的東南部沂蒙山區轉移到魯西及豫東。共軍劉伯誠、陳毅二部配合，在七、八月間，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魯西曹州以北羊山集等地消滅國軍整編三十二、六十六、五十七、七〇等四個師，並重創整編五十五師與張嵐峰之剿共縱隊（轄三個師，與整編師相仿）。這就是當時共軍大事宣傳，在魯西消滅國軍「四師九旅」之役。這四師國軍之覆沒，也完全是高級司令部指揮不當，非關部隊戰力。

這時，國軍若不徹底改弦更張，則剿共戰爭就敗定了。可惜國軍未能完全接受教訓，指揮體系及人事雖經調整，但罪魁禍首萬惡的共謀劉斐職位未動，而國軍編組、指揮、戰略、戰術等均一仍舊慣，甚至兵力更形分散，所以還是連連打敗仗，一年後把濟南也丟了。演變到這種地步，山東戰場國軍失敗之命運，已絕對無法挽回，大局隨之惡化，每下愈沉了。

轉捩之戰今古奇觀

山東戰場國軍之失利，以嶧（縣）、棗（莊）及吐絲口兩戰役為轉捩點。這二個戰役，都是應該打勝，也確實能打勝，惜一為庸將所誤，一為二大敵謀（劉斐、韓練成）聯手所捉弄，在短短三十幾天的時間內，連續打了兩個全軍覆沒的大敗仗。國軍喪失了整編二十六師馬勵武部、整編五十一師周毓英部、四十六軍韓練成部、七十

總共損失十五萬人以上的精兵，及他們持有的精良武器。

陳毅部之勢力，因此二役之戰勝，則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陳毅當時有九個縱隊，每縱隊轄三個師，共有二十七個師，人數總共有二十四萬四千人。見陳孝威著：「我們為什麼失去大陸」），並提高了其士氣。對爾後戰爭影響更大的，則是陳毅利用此二役擄獲國軍之大量火砲，建立了砲兵部隊，可以攻堅；八十二天後，陳毅部砲毀整編七十四師張靈甫部於孟良崗之石頭山上，就是使用這批大砲與彈藥。在此二役之前，陳毅根本沒有砲兵，即所用手榴彈，也是土製的多，一炸碎裂二、三塊，殺傷力有限，只能傷人，而不能致人於死。

吐絲口戰役由始至終，關鍵性的措施都受敵謀操縱，連國軍參戰之部隊都是經過敵謀事先精挑細選的，誠古今奇聞。

誤把間諜當作幹才

劉斐當時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掌理作戰大權，他不單將作戰計劃外洩，根本是依照共軍狀況

需要，指揮國軍打敗仗。吐絲口戰役尚未開始，他即以其職位，運用參謀總長陳誠名義，電令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再派有力部隊二個軍由博山、萊蕪南下，策應由魯南北上之歐震兵團作戰，夾擊共軍；電令內且指明要派遣四十六、七十三兩個軍。王耀武遵照此令，將遠在四百華里以外黃縣、掖縣地區進剿土共之四十六軍韓練成部調到博山參加此役，反將前已到達吐絲口，當時退到博山之十二軍霍守義部他調。以後證明，韓練成也是一個大共謀，所以劉斐要作此調動。

二月十日，四十六軍已越過新泰到達蒙陰縣境，王耀武在濟南根據情報，發覺李仙洲部已孤軍深入，情況不利，即命李仙洲率部迅速向北撤退；劉斐又以參謀總長名義電令阻止，使十三日正在撤退途中之部隊臨時停止，調頭復行南進，遲滯六、七天之久，使陳毅得以完成大包圍之部署。如非劉斐攔弄阻止，李仙洲部再向北撤退二、三天，即接近膠濟鐵路上之章邱縣，根本不會陷入重圍。

劉斐除在南京縱導誤外，還把韓練成調到第一線，指揮所部四十六軍打敗仗。韓練成長時以來，即百般打擊所部士氣，臨陣又作出諸多乖張措施，導致該軍潰亂，並累及友軍整個覆沒。韓練成於全軍覆沒後一個禮拜，帶着他在青島招募的名為四十六軍情報隊實為共軍情報隊之三百多人回到青島，編了一套說詞，說得人人相信，還被目為幹才，又擔任短期的軍長職務。在中外戰史上，還未看到過這類例子。共軍用間之大膽與成就，均屬空前；同時證明國軍是時對保

防之疏失。

丟棄武器奇特戰例

李仙洲率之四十六軍、七十三軍（欠七十七師）兩個軍，在吐絲口南方把武器丟到公路上，是一個很奇特的戰例，恐怕只有歷史上溯水、昆陽二戰役勉可比較。因這二個軍是被共軍最多不超過二個團的兵力威脅的，其經過是敵我兩方任何人事先做夢都無法想像得到的，只好歸諸「異數」，惟在戰場心理上深值研究。

十二軍新編第三十六師一〇八團團長譚星煌、副團長陳炳寰率該團堅守吐絲口三晝夜，力抗十倍以上之共軍，斃、傷共軍萬餘人，最後還遵令突圍，於二十三日到達博山，惜博山早於二十二日晚已陷共軍之手，該團殘餘人員在博山近郊又被共軍包圍，打到二十三日下午始全部覆沒。其表現殊出各級長官及友軍與共軍意料之外，同時也證明了共軍戰力有限。

憶述吐絲口戰役，兼及十二軍進出吐絲口之經過，是把霍守義與李仙洲作一比較，同一地區，情況亦類似，前二十天霍守義率一個軍三個師，全師而還，後二十天李仙洲指揮二個軍七個師，全軍盡墨。他們兩人在兵力佈署與指揮風格上截然不同，所以結果完全兩樣。

五萬精兵瞬間犧牲

如果李仙洲也有霍守義那個笨辦法——事先規定一行軍途中如發生情況，無法連絡時，以三聲砲響為號，部隊聞號砲，即就地停止，採防禦

態勢構工待命，於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部隊初亂時，用此號砲，令各部隊就地停止，那四十六軍、七十三軍不但會亂得把武器丟掉，而共軍那二個團約四、五千人也必全部被活捉。奈李仙洲將才不足，計慮不週，瞪着眼迷迷糊糊，在四、五個小時內把五萬多精兵犧牲掉。

吐絲口戰役後，參謀總長陳誠隨侍蔣公飛蒞濟南，曾集合濟南各將領講話，大意曾說：送五、六萬隻雞到萊蕪，讓共軍捉捉也需兩天時間，而五、六萬人的部隊，半天就完了，真難以令人相信。陳誠將軍似不知，收容手無寸鐵的俘虜，比捉小雞容易得太多了。

統合戰力高居優勢

共軍陳毅部士氣有二個時期很低落，一為吐絲口戰役前，次為南麻、臨朐二戰役之後。

吐絲口戰役前，陳毅雖然先後在江蘇宿遷縣及魯南嶧縣、棗莊打了兩次勝仗，但國軍仍處絕對優勢地位，故於嶧、棗戰役失利後，不及二十天，就又動用歐震與李仙洲兩個兵團南北夾擊陳毅部。

此時，陳毅處境極端不利，因陳毅部遭強大國軍壓迫，已由蘇北退到山東沂蒙山區。這個地區東臨大海，北有膠濟鐵路，西界津浦鐵路濟南、徐州段，隴海鐵路徐州至海州段則橫互於南方，這一地區方圓約有六、七百華里。

在這一地區的南面，國軍約有二十個整編師的部隊，步步緊逼，西方兗州駐有吳化文部，臨城、臺兒莊等地也有國軍馮治安等部駐守，在兗

州西方尚有國軍邱清泉、劉汝明等部，北方膠濟鐵路已被王耀武指揮所部打通，並修復通車，沿線駐有六個軍，及約十萬人的保安部隊，所以陳毅部已陷入國軍的大包圍中。周圍國軍各軍種、兵種及各部隊的統合戰力，約有陳毅部戰力六、七倍以上。

楊有劍所著：「真德柏先生評傳」，內載：「國軍……迫使共軍陳毅、劉伯誠所部退避黃河以北一帶與渤海之濱，本欲退往東北，情勢岌岌可危，覆亡在旦夕，此時國軍則共軍事居於絕對優勢，幾已達成功階段；殊料陳、劉二部，竟能死裏逃生，脫出困境。」似就是指這個時期的國、共軍情勢。

當李仙洲率部到達新泰地區，歐震兵團亦由新安鎮北進時，陳毅處境非常危險，被迫決定南退北進，主動放棄其司令部所在地臨沂；此時共軍軍心浮動，士氣低落，陳毅為安定軍心，對所部說：「放棄臨沂，全部北上，集中力量打李仙洲，打勝了繼續打，如果打敗了，就投降國軍不打了。」由此看，不但陳毅所部士氣低落，陳毅本人似也毫無信心。

這一情節，是唐學詩先生前二年說的。唐君江蘇灌雲縣人，當時被襲脅，在陳毅部隊中任通信排長，後投歸國軍，來臺後少校退役，現住中壢龍岡。

反攻反攻丟了山東

早在吐絲口戰役前二十多天，國軍第十二軍軍長霍守義率所部到達吐絲口時，筆者曾親眼看

到各村莊牆壁上，共軍用白石灰寫的標語，有指責退却、避戰、托派等詞，但不明其意義，感到迷惑。因過去所見共軍的標語，都是直接了當的，罵國軍、政府、國民黨等等，以後才明白陳毅這些標語是罵劉伯誠。因劉伯誠於三十五年秋末，在山東西部金鄉、鉅野地區受到邱清泉、胡璉二部重創後，逃回黃河北岸，使陳毅部在黃河南邊陷於孤軍作戰。即使在吐絲口戰役後，陳毅又殲滅李仙洲部七個師，陳毅還無信心能阻止國軍於黃河南岸，所以，當年四月間，共軍把黃河北岸利津縣的城牆都拆掉。利津縣為黃河入海處北岸的一個縣，其南城牆距黃河只有四、五十公尺。然國軍於三個月後打到黃河岸時，已是強弩之末，不穿魯縞，無力渡河北進了。

陳毅所部士氣另一低落時期，為三十六年秋冬之際。因陳毅於三十六年六、七月間，在沂蒙山區北部之南麓、臨朐企圖圍殲胡璉、李彌二部未逞，受到重創，主力退到黃河北岸。雖然在此時之稍前，共軍劉伯誠部為解陳毅之危，又率所部由魯西南渡黃河，共軍大肆宣傳說：劉（伯誠）、鄧（小平）大軍反攻。但陳毅部隊的官兵則不相信這種宣傳。因他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由長江北岸節節後退，已退到黃河北岸，所以他們戲謔的說：「反攻、反攻，丟了山東。」

長人志氣滅己威風

吐絲口戰役，李仙洲之主力部隊混亂、棄武器覆沒之真象，近四十年後之今天，國軍各高級單位與社會人士恐尚不清楚。因參加此役逃回濟

南的少數人員，對此不光榮的戰績，雖非有意掩飾，但也不喜主動細談。當時徐州綏靖公署當局及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對他們指揮下的二個軍，糊糊塗塗的把武器丟棄難以令人置信的實情，也不欲實情實報。大家有意無意的誇大共軍的戰力。此役半年後，筆者回到濟南，還親自聽友軍下級幹部說：「吐絲口戰役時，八路軍滿山滿谷，遍地而來，多得打不完。」等等不實傳言。

劉斐在國防部當然也盡力掩飾實情，共軍更在一旁裝老虎，大事宣傳他們力量強大，三頭六臂，銳不可當，打國軍真如摧枯拉朽，譏諷國軍為「運輸隊」，專送武器、彈藥給他們。而當時的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也均看不透玄機，誤信陳毅部真是能征慣戰，無法撼動。把實情掩蓋了，造成大家都認為共軍勢力強大的錯覺，反把國軍看成了翠花瓶，一碰就破。

筆者真為當時的國軍叫屈，那時的國軍不但不是翠花瓶，反而是確有戰力，且願作戰，大部都似七十七師副師長張運武之心態，想找一個作戰機會表現表現。

那時國軍與共軍如在相等條件下互相攻防，一師國軍絕對可以打敗二師共軍。如國軍據村、鎮防守，共軍來攻，雖不能盡如一〇八團在吐絲口一個團打九個團，但國軍一個打三個，絕對綽綽有餘。

當時，共軍才真是翠花瓶，戰力薄弱。國軍之敗，都壞在共謀劉斐導誤以及高級指揮官華而不實的手上。

戰力消長操諸敵手

吐絲口戰役，共軍準備投入的兵力確屬龐大，它調動三個大軍區的部隊，共計四十二個師團，李仙洲部；但實際參加戰團的，只有十二、三個師，其他共軍尚未及與李仙洲之主力部隊接觸，李部主力部隊就把武器丟棄，形成共軍不戰而勝。

共黨深知，以當時情況，吐絲口戰役如打敗，他們很快就會失去整個山東，而無法在黃河以南立足，影響整個大局。所以，他們上上下下，戒慎戒懼的來打這一仗。

此由共軍投入此役的兵力即可明顯看出。除陳毅部九個縱隊二十七個師傾巢而出外，劉伯誠亦派約三個縱隊九個師，由冀南南下，渡過黃河策應作戰。另外將遠在東北裝備、訓練完成的六個師，也於此役之前，分批趁黑夜乘小船經海路運到山東，這六個師的成員，都是魯東的山東老鄉。

以上，共軍總兵力計達四十二師，由東北調來之六個師，於二月十四、五日，在博山、萊蕪二縣之中間山岳地帶，選擇一處最能發揮人海戰術威力的地形，秘密的預先佈置一個口袋陣地，等了近一個禮拜；二月二十日國軍七十七師田君健部陷入這個陣地後，二個多小時就被打得潰不成軍，終至全軍覆沒，師長田君健自殺成仁。

國軍原計畫是歐震指揮十一個旅二十二個團由魯南北上配合李仙洲部夾擊共軍；但這時歐兵團却遠遠在四百華里以外之臨沂地區，對吐絲口

戰役根本發生不了影響。

所以，國軍只有第二綏靖區派出的七個師，李仙洲更不待全部（欠七十七師）集結完畢，就帶著六個師匆忙南下，導致以後七十七師未及進入戰場，在途中就被共軍消滅之惡運。

此役，共軍準備了四十二師，而國軍只有七個師，為六比一，這是當時共軍對國軍實施殲滅的標準比例，不到六比一，共軍就無把握消滅國軍。惟這種比例自吐絲口戰役後，就迅速逐次降低，待徐蚌會戰時，共軍就曾吹噓說：它一個營一個晚上就消滅國軍十二軍一個團。國、共軍戰力消長之大，也由此可見。

兵力比例已是這麼懸殊，但更壞的還有劉斐在南京為共軍運籌帷幄，而國軍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還帶著一個由三百多名共軍人員組成名為四十六軍的情報隊，在沂蒙山區為共軍效命沙場，這種情況，國軍焉得不敗。

筆者身歷山東幾次主要戰役，每戰必敗，且均是全軍覆沒，總覺得敗得不明不白，所以來臺後，凡見到有關戰亂戰爭之各種文字均詳予閱覽，及與昔日參戰人員交談所得資料分析，現在深深感覺到，三十五、六年時，國防部作戰部門的將軍們，真像現在電視臺演出之布袋戲裏黃俊雄手上那些將軍，而劉斐就是黃俊雄，任意擺佈，把國軍各級指揮官玩得團團轉。他不單是指揮李仙洲部在萊蕪打敗仗，其他如周村、濟南、彭河、鐵佛寺、徐州等各戰役之失利，以及東北戰局逆轉，都是劉斐在幕後操縱，依據共軍狀況需要，透過國軍指揮體系，指揮國軍打敗仗的結果。

吐絲口兵敗的影響

吐絲口戰役國軍失利，除使共軍陳毅部戰力大為增強外，對國軍還造成下列不利情況，影響深遠：

一、王耀武一生專業被打得由頓峰開始滑落。王耀武成為全國知名人物，為他在抗戰末期，任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第四方面軍司令官時，他當時指揮十八、七十三、七十四、一百等四個軍。吐絲口戰役時，則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司令官，指揮第八、十二、四十六、七十三、五十四、九十六等六個軍，另外還有地方部隊約十萬人，鐵路交通警察總隊三個，所以此時是他一生專業之顛峰，此後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二、膠濟鐵路沿線光復的約二十個縣份，再度全部陷於共軍之手。王耀武用三個多軍的兵力及六、七萬人地方部隊，費時五個月經營修復的膠濟鐵路於一日之間化為烏有，使山東欣欣向榮的局面，亦隨之煙消雲散。

三、國軍士氣打得漸次消沉。以往國軍士氣如虹，多數將領輕敵，視共軍為烏合之眾，不堪一擊；但自此役後，一變而為怯敵，喪失自信心，誤認共軍三頭六臂，銳不可當。半天時間就消滅國軍二個軍，而這二個軍，還均是日本投降前夕，屬於盟軍陸軍總部準備反攻日軍的精銳之師。

四、令社會人士誤認共軍力量強大，影響民心至大。

共謀縱橫的戰爭

五、導致經濟崩潰。十二軍於三十六年一月初由濟南出發時，濟南的黃金一兩尚在三萬元左右，物價雖月漲百分之二十，但經濟尚可維持。吐絲口戰役後，共黨將此役及嶧、棗戰役國軍官兵所持有之法幣，與膠濟鐵路沿線二十多個縣份軍民所使用流通的大量法幣，全部收集起來，拿到上海操縱物價，把物價炒得一月一翻，終於導致經濟崩潰。

六、經濟一波動，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使人心浮動，社會不安。如當時轟動全國之黃埔將領集體哭國父靈事件，就發生在此役後不久。所以可以說政治變壞也是由此時始，抗戰勝利，全國同胞對政府擁護之熱潮漸次消散。

七、國軍在三十多天內，打了兩個全軍覆沒的大敗仗，不但影響民心、士氣，且使南京和談亦深受影響，共黨和談代表態度轉強，得寸進尺，肆意要求政府讓步。政府為扭轉這種情勢，亟需打一勝仗，乃倉促間發動攻略共黨巢穴延安戰役，隱伏下西北以後惡化之遠因：李仙洲部於二月二十二日下午覆沒。蔣公於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蒞臨濟南，停留二天，安撫人心，指示機宜後返京，即命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於二十八日偕其參謀長盛文飛南京，晉謁蔣公密呈進攻延安作戰計劃。次日（三月一日）上午胡宗南、劉斐等在國防部開會，研究胡宗南所擬作戰計劃，會議由劉斐主持；研究結果，認為所擬計劃妥當。同日晚九時，胡宗南會同劉斐，再謁蔣公於官邸，即蒙同意，並決定三月十日開始行動；後因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在延安，延至十四日，經五日激

戰，於十九日攻克延安，繼又分兵收復延川、清澗、綏德等地。至此，胡宗南兵力已形分散，團級部隊稍有損折。

先是胡宗南為執行攻略延安作戰計劃，抽調其在晉南、豫西之部隊，共軍當時就乘機攻陷晉南之臨汾、孝義及河南盧氏等地，五月間陳賡部共軍又圍攻晉南要地運城及竄擾陝南，關中門戶潼關受到威脅，胡宗南乃由延安地區抽調部隊南下，警備潼關地區。

三十七年二月下旬共軍圍攻胡部首尾不能相顧之宜川。整編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奉命率整編第二十七師王應尊部、整編九十師嚴明部北上赴援；軍次宜川南方之瓦子街，在大雪紛飛中陷入共軍預設之口袋陣地中，激戰二日，於三月三日全軍覆沒，劉戡、嚴明等自殺成仁。共軍乘機南侵，連陷韓城、郃陽、大荔等縣，竄抵渭水河北岸，距隴海鐵路渭南站只有四、五十公里的西安震動。

胡宗南原本擁有衆多部隊，不但圍堵當面共軍裕如，還有餘力支援豫西、晉南、華北（駐北平附近之十六軍袁樸部，駐保定、石家莊羅歷戎之第三軍，都是胡宗南的部隊）諸戰場，但經瓦子街一役，整編二十九軍覆沒後，已自顧不暇，國防部不得不急忙由山東戰場抽調廣東部隊整編六十五師李振部（師長原為黃國樑）赴陝，增援到大荔南方，始穩住陣勢。

延安地區共軍彭德懷部，本來只有五、六萬人，而面對它的胡宗南部、西北諸馬家軍及駐防榆林之鄧寶珊部，總計超過二十萬人，故彭德懷

始終蟄伏不敢蠢動。胡宗南進攻延安，等於捅了蜂窩，共軍乘勢而出，國軍喪師失地，被迫於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放棄延安，此後西北局勢就江河日下了。

失大陸的馬蹄鐵釘

假使不是吐絲口戰役失利，國軍就不會急著進攻延安，以後西北局勢即使惡化，也不致於那麼快；三十八年，胡宗南的大軍或許有時間從容轉移到西南佈防，政府在西南就可苦撐待變。在軍事上，很多地方都符合馬蹄鐵釘理論，而吐絲口戰役，就是失掉大陸的一個馬蹄鐵釘。

在嶧縣覆沒之國軍整編第二十六師馬勵武部，是當時山海關內國軍中裝備最好的一支兵力，除本身已換裝部份美械裝備外，另配屬第一快速縱隊、砲兵第十三團（裝備一〇五口徑榴彈砲）單位，那時邱清泉、胡璉等部都還沒有。

三十五年十二月間，馬勵武率部由徐州沿津浦鐵路北上，未經過大規模戰圍到遼寧縣，部隊分駐城外之村莊、山頭，距縣城相當遠。馬勵武過份輕敵，對共軍戰法亦無研究，漫不經心，未將部隊作妥當佈署，致於戰爭發生後，因調整佈署，遭到主力覆沒的命運。

舊曆年除夕，陳毅部大股突然掩至，馬部外圍部隊倉惶應戰。共軍用人海戰術，波浪式猛攻，但馬勵武部打得還很好，經過二、三天激戰，馬勵武決定放棄外圍村莊、山頭，把部隊集中

外 中 誌 雜

到縣城附近，對付共軍人海戰術。這種決定應屬正確，惟對戰場地形不瞭解；他這個部隊車輛又多，撤退時全部人員均乘坐汽車，經過一個平原時，戰車、汽車均陷入泥濘中，動彈不得，此時又受到共軍攻擊，但共軍兵力不大；在共軍狙擊時馬部人員紛紛下車，官兵一下車，為躲避共軍攻擊，互相擁擠踐踏，建制就亂了，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如一挺重機槍，攜帶槍身與槍架的人互找不到，或者槍是完整的，但攜帶子彈的人失散了。

總之一亂就喪失了戰鬥力，經共軍一圍攻，很快就覆沒了。

參加此役的人員戰後聽說那個平原本來是一個大湖，名為「落馬湖」，因年代久遠，漸被淤泥填平，表面與平地一樣，可以耕種，但表層下面仍很虛軟，適逢下雨，再經戰車、汽車一壓，變成了及膝的爛泥潭。

嶧 齧 戰 役 魯 南 大 捷

當共軍圍攻外圍部隊時，正值過春節，馬勵武還從容不迫的在嶧縣城內與民同樂，觀賞該師平劇團演出的跳加官、貴妃醉酒等戲。待主力覆滅，打到他的司令部時，守了一天或二天，已無信心守住。召開會議決定當晚突圍，並規定下午八時部隊個別集合，九時突圍；但八時未到，通信部隊將電話撤除後，部隊就失去掌握，適下雨夜暗，各部隊集合時，人喊馬嘶及汽車、戰車、砲車、小型發電機等發動的怒吼聲，響成一片，未待突圍，就亂得一團糟。有些部隊竟未等到九

時就提前行動，變成無計劃的亂衝。部隊突圍後，已毫無節制，天黑、下雨，道路泥濘難行，共軍又在四週狙擊，重兵器紛紛被遺棄，戰車、大砲、汽車丟得精光，人員亦多被俘，最後突圍出來的人員勉強編成一個團，編入整編七十師。整編二十六師的番號，也被震怒的蔣公下令撤銷（以後在雲南余程萬的二十六軍，是另外成立的。）馬勵武和他的平劇團團長以及平劇團團長的太太都成了共軍的俘虜。

馬勵武部覆沒後，共軍馬不停蹄的轉用兵力，圍攻駐守棗莊及附近村鎮之整編五十一師周毓英部。周師苦戰一週，彈盡援未至，又告覆沒，周師長亦被俘，他說動看押他的共軍特務連連長送他逃回。三十五年秋季在魯西考城大黃集被俘的整編第三師師長趙錫田，也是在這種情形下逃出共區。由這兩件事看，那時共軍士氣多麼低落，對共黨前途多無信心。

整編二十六師、五十一師及第一快速縱隊之覆沒，國軍稱為「嶧齧戰役」，共軍則稱為「魯南大捷」。

部 隊 交 給 共 謀 指 揮

還值得說明的一點，是三十五年十二月間，山東與徐州地區之國軍，有用不完的兵力，蓋當時全國約有八十七、八軍（整編師），而在長江之北、黃河以南，洛陽至東海這一廣大地區，即有四十七、八個軍（整編師）的兵力，比其他各戰場兵力之總和還多。另外還有快速縱隊二個、裝甲兵旅、傘兵總隊各一，鐵路交警總隊五、六

個，與孫良誠、郝鵬舉、孫殿英、張嵐峰等部，海、空軍大部兵力亦駐在這一地區，其兵力約佔全國總軍力百分之六十以上，且多為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而又願作戰的精銳之師。如何應欽將軍於日本投降之前夕，任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時，其所指揮的四個方面軍，共轄十五個軍中之十個軍都在這一地區（另外五個軍調赴東北）。

這幾個軍（整編師），大部都在山東與徐州四周。反觀共軍，李先念部已在大別山潰散，劉伯誠部於三十五年十月上旬在魯西金鄉、鉅野二縣邊區，企圖圍殲第五軍邱清泉部、整編第十一師胡璉部未逞，受到重創，已逃回黃河北岸。此時在黃河以南的共軍，只剩陳毅部在蘇魯交界地區（其他騷擾各地者均為地方性部隊與民兵），雖號稱九個縱隊（縱隊相當國軍之軍），但多係日本投降後，急速擴編而成，其成員複雜，軍心不固，幹部素質差，裝備窳陋，訓練不足，彈藥缺乏，士氣低落，戰力薄弱，根本無力從事大規模會戰。

國軍當時如就那近五十軍（整編師）中，挑選戰力強、指揮官企圖心旺盛之十七個軍（整編師），編組五個兵團，先用五個軍（整編師）編成一個強力兵團，專責監視劉伯誠部（劉伯誠親自指揮的共軍，只有四至五個縱隊），其餘十二個軍（整編師）平均編成四個兵團，每兵團轄三個軍（整編師），再視任務，配屬快速縱隊或裝甲兵若干，選一真能打仗的指揮官如關麟徵者，親臨第一線，統一指揮四個兵團，專打陳毅部，

則在四十天內可予擊潰，並消滅其大部；五十天可打通津浦路（當時倉州尚未陷入共軍之手）。再移師西指，配合五個軍（整編師）編成的兵團，逼劉伯誠會戰，也只需五十天時間就可擊潰劉部，打通平漢鐵路。總共需一百天時間可打通南、北兩大動脈，並把陳、劉二部殘衆趕入太行山區，劉伯誠那還有機會與膽量於三十六年六月間，再率部南渡黃河，與陳毅攜手擾亂中原，威脅武漢三鎮。

假如當時國軍作到這一地步，則國家腹地盡爲國軍掌握，南、北連成一氣，留在蘇、魯、豫、皖等省擔任綏靖任務之三十多個軍（整編師）配合地方部隊，不難將流竄這一地區之諸小股共軍肅清，政府就有時間、空間改革其他方面的缺失，經濟也不致於崩潰。

此點可以三十八年臺灣情形爲證。是年十月下旬及十一月初，國軍在金門及舟山登步島連續打了二個勝仗，使臺灣情勢穩定下來，政府才有時間從事各項改革。如果上述二個戰役國軍都打敗了，共軍勢必緊跟着佔澎湖，攻臺灣，則那裏有時間容許我們實施土地改革，及創造今天的經濟奇蹟。三十五、六年冬春之際，大陸整個局勢，比臺灣三十八年之情勢好得太多，只要有時間，政府必能從事改革。

三十六年春，參謀總長陳誠曾發表談話說：三個月要擊潰共軍主力，以當時國、共軍在山東戰場之兵力言，真是輕而易舉。惜各級主其事之將領才能不足，過分輕敵，大而化之，又受劉斐導誤，所有作爲一無是處，軍事上所能犯的重大

錯誤，全部犯盡。如部隊無適當編組、指揮不統一、軍情外洩；更甚者是把部隊交給敵諜（韓練成、吳奇偉）指揮。而最大錯誤，則是逐次使用不足之兵力，給共軍造成各個擊破之機會，且這種錯誤是一犯再犯，終於導致神州沉淪，思之令人痛心疾首。時人不察，多言丟掉大陸是由東北始，實則大謬不然，因東北只用了七個軍，到三十六年秋冬之際，才又增調整編四十九師鄭挺笈部（師長原爲王鐵漢）、五十三軍周福成部。

國軍豈是銀槍鐵頭

筆者身歷吐絲口戰役，更有機會與參加此役之人員相處數月，身經耳聞甚多，且爲其他方面資料所無。

近年，因感此影響國家興衰的二個關鍵性的戰役，未見有完整記載，間有刊佈，亦失之過簡且與事實不符。

如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以後又升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將軍，七十年所著，由國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墨三九自述」一書中，即說：「李兵團的大軍乃被陷於吐絲口以南谷地，部隊擁擠一處，傷亡甚大。」吐絲口至萊蕪縣城，公路沿途是平地，這是沂蒙山區難得一見的小盆地，李部怎會陷入谷地，未經過激戰，如何會傷亡甚大。

另某雜誌刊載萬辭輝先生「抗戰勝利後山東局勢之轉變」文中說：「李仙洲部由萊蕪分四路突圍」。當時萊蕪附近根本沒有共軍的部隊，李仙洲之主力部隊由萊蕪出發時，僅是戰備行軍。顧祝同上將與萬辭輝先生似均是參考國防部

楷存的資料，這些資料與事實相差得太遠了。爲讓世人瞭解真象，及說明當時國軍並非「銀槍鐵頭」，就記憶所及，隨想隨記；有時深夜醒來想到某一段，立即起身，記於紙上，裝入一個紙袋內。經一年餘，各節大致已備，今特加整理刊佈，冀留此真實史蹟，供研究戰史者參考。另礙戰役，未身歷其境，故記述從簡。

此文內各種日期，除二月十九日晚，共軍開始圍攻吐絲口，二十四日十六軍退到萊蕪城附近，同日七十七師田君健部由博山出發，廿一日李仙洲在萊蕪城內開會，次日率主力北退在途中覆沒，吐絲口守軍一〇八團於二十二日下午離開吐絲口，殘部於二十三日下午在博山縣城附近全數被共軍所消滅等爲筆者所牢記外，其他日期是參考萬辭輝先生：「抗戰勝利後山東局勢之轉變」一文內之日期及推算，惟推算之日期，差誤頂多一、二天。

另想找一地圖參考，始終未能如願，故文內某地至某地之距離若干，恐不精確，但即使有出入也很小，併此說明。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中外叢書，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五三六五三一，即可收到書刊。